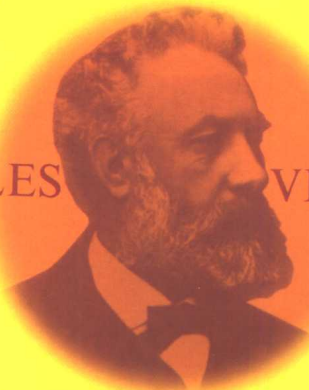


凡 科 珍
尔 幻 藏
纳 名 本
选 著
集

JULES VERNE



1828-1905

隐 身 新

隐身新娘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隐身新娘

〔法〕儒勒·凡尔纳著

夏莲冬苗译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内 容 提 要

法国青年画家玛克在匈牙利旅行,和当地的一位少女米拉订了婚。曾经向米拉求爱未成的威廉·斯托里茨对此十分嫉恨;他利用其父的秘密科学发明——隐身术,暗中进行恐吓、威胁、迫害,百般阻挠这桩婚姻,在拉兹城引起无数风波。最后,在警方和市民们的共同努力下,终于揭穿了罪恶阴谋,击败了坏人。玛克和米拉历尽波折,终成眷属,一起过上了幸福生活。

JULES VERNE
Secret de WILHELM STORITZ
LIBRAIRIE HACHETTE
PARIS, 1924

随身新报
法·J·凡尔纳著
夏冬品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友行

地址: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降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1/32 6.25印张 2插页 110千字

1990年10月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6次印刷

印数31,501—41,000册 定价3.90元

ISBN 7-5006-0444-0/I·142

“……请尽早来，亲爱的亨利。我等你等得非常心焦。匈牙利南方一带的景色真是美极了，肯定会使一个工程师流连忘返的。单单为了这一点，我想你也不会对这趟旅行感到懊悔。

祝好！

玛克·维达尔”

一七五七年四月四日，我弟弟给我的来信，便是这样结尾的。

这封信并没有给我任何预感，它是平平常常地来到我手中的，也就是说，它由便人捎给门房，门房交给我的仆人，我的仆人则把它放在一个盘子里，象平日那样不慌不忙地送到我手中，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动作的重大意义。

我也同样从容不迫地展开信纸，一口气读到结尾。谁晓得这最后几行字却预示着我卷进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中去呢！

人就是这般盲目！那神秘莫测的命运已在前面等着他



我的仆人把信放在盘子里送给我。

们，而他们却还蒙在鼓里。

我兄弟说得对，对于这趟旅行我并不懊悔。不过，我是否有必要讲给别人听呢？这些事，是否闭口不谈为妙？这个连最大胆的诗人都不敢下笔的荒诞故事，我写出来又有谁能相信？

喂，管它呢！我就冒个险吧，别人信不信由他。一股不可抑制的写作冲动，迫使我提起笔来，重温这段离奇的经历。我弟弟的来信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揭开了这次奇遇的序幕。

我弟弟玛克，那时才二十八岁，却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望的肖像画家了。我们俩从小互敬互爱，相依为命。我比他年长八岁，因而对他还包含一层父爱的感情。由于幼年时代父母双亡，我这个做大哥的不得不担负起教育玛克的责任；看到他在绘画方面才能出众，我便有意识地引导他向这方面发展，我深信他会取得卓越的成就。

现在，玛克快要结婚了。他在匈牙利南方重镇——拉兹已经住了相当长的时间。起初他在首都布达佩斯逗留了几个星期，给人画肖像，获得成功，挣了不少钱。最使他难以忘怀的是匈牙利人对艺术家的满腔热情。离开布达佩斯之后，他便沿着多瑙河来到拉兹。

在拉兹城，罗特利契医生家是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。罗特利契是匈牙利最负盛名的医生之一。除了祖先留下的百万家产外，行医也使他积了不少财富。一年一度的假期，他都用来旅行，甚至在法国、意大利和德国，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每逢这个时期，不仅有钱的病人惋惜他的远离，没钱

的病人也深感遗憾：因为罗特利契医生从不拒绝为穷人治病。他乐善好施，名扬四方。

罗特利契一家除了医生本人外，还有他妻子、儿子哈拉朗上尉和女儿米拉。玛克经常去拜望这个好客的家庭。那位年轻姑娘美丽的容貌、娴雅的风度，总是使他神魂颠倒。恐怕这就是他留恋拉兹的原因吧！要是说，米拉·罗特利契使他倾慕不已，那么他也使米拉·罗特利契芳心欢悦。谁都会觉得他俩确是一对天造地设的好伴侣，因为玛克那时是——谢天谢地，他现在依然是——一个正直可爱的青年。他的身材中等偏高，蔚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，栗色头发，诗人般聪颖的前额，满脸洋溢着称心如意的幸福神情。他性格温存，并具有有一种醉心美好事物的艺术家气质。

至于米拉·罗特利契，我仅仅从玛克热情奔放的来信中有所了解。我渴望能见到她；我弟弟更是急切地想把她引见给我。弟弟请求我以家长的身份到拉兹去，至少住上一个月。他一再告诉我，他的未婚妻盼望我去，已经等得很不耐烦；等我一到，他俩便准备择日成婚。在这之前，米拉想亲眼见见我这位未来的大伯子。关于我，她听到的只是一片赞扬（看来，她确实是这么说的）。只有玛克把我介绍给她认识之后，她才能最后许婚。这可以使她自己来判断，她将要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家庭。

我弟弟在接二连三的来信中，无比兴奋地叙述着这些情况。我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疯狂地爱着米拉·罗特利契。

我说过，我是从玛克热情洋溢的书信中了解米拉的。

我兄弟既然是个画家，他尽可以把米拉当作模特儿，让她穿上最漂亮的衣裙，不费吹灰之力地把她优美的丰姿描绘在画布上，或者至少画在纸上，那我就可以见画如见人了……谁知道，米拉不愿这么做。据玛克说，米拉一定要亲自站在我面前，使我惊叹不已。我想，玛克恐怕也有同样的愿望。他们两人绞尽脑汁想使我亨利·维达尔工程师丢开手头的工作，以第一位贵宾的身份，出现在罗特利契家的客厅里。

难道还用得着费那么多口舌来说服我？大可不必。我弟弟结婚我不会不到场的。要不了多久，在米拉·罗特利契成为我的弟媳之前，我一定会应邀而至。

再说，就象玛克在信中特别提到的，游览匈牙利南方地区将使我身心愉悦，增长见识。何况，这是个马扎尔人^①聚居的地区，具有传奇色彩，由于和日尔曼人^②势不两立，在中欧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。

我决定这样安排我的旅程：去的时候，一半路程搭乘驿车，一半路程取道多瑙河水路；回来的时候，全部搭乘驿车。这样，到了维也纳，我便可以在美丽的多瑙河上航行，即使不能饱览全程七百法里^③的水色风光，至少亦可观赏奥匈两国直到拉兹的旖旎景色——这段航程是最最令人神往的了。拉兹城已接近塞尔维亚边境，那儿是我旅程的终点。多瑙河滚滚流过的所有城镇，我没有时间一一游览；这条河

① 匈牙利的主要民族。

② 德国的主要民族。

③ 此系法国古里，1里约合4公里。

流从土耳其^①的瓦拉西和摩尔达维之间穿过，越过著名的铁门峡，又流经维丁、尼科波里、鲁斯楚克、锡利斯特里、布勒伊拉、加拉茨，最后分为三条支流，注入黑海。

按照这个计划，完成这趟旅行大约需要三个月。从巴黎到拉兹，我准备花上一个月。米拉·罗特利契会同意给我这段旅行时间，她会耐着性子等我的。在我弟弟的第二祖国，我打算停留同样时间，其余则用来返回法国。

我把几件急事料理了一下，办齐了玛克要我携带的证件，便准备出发了。

我的准备工作极为简单，没有化费多少时间。我也不想让行李来束缚手脚，随身只带了一只放礼服的小箱子——到匈牙利去参加庄严的婚礼，礼服是必不可少。

我不用担心语言的隔阂。自从在北方数省旅行一趟后，我便通晓了德文。至于马扎尔语，我想懂得它也不会太困难。再说，在匈牙利讲法语也极普遍，至少在上流社会是这样。我弟弟就从未碰到过语言不通的困难。

“您是法国人，您在匈牙利国土上享有公民权”，这是一位土耳其苏丹大公曾对我们的一位同胞说过的话，它言简意赅地表达了马扎尔民族对法兰西的诚挚感情。

我在回复玛克最后一封信时，请求他转告米拉·罗特利契，我和她同样地急不可待，未来的大伯子迫切想认识未来的弟媳妇。我附带提了一笔，说我马上就要动身，尚不能确定到达拉兹的日期，还得看旅途是否顺利。我向弟弟保

^① 土耳其在历史上曾是个疆土横跨欧、亚、非三洲的大国，称为奥斯曼帝国。欧洲土耳其在一六九九年之前包括巴尔干岛诸国和匈牙利。

证，决不在中途耽搁。如果罗特利契家愿意，他们不必再迟疑，尽可以把婚期定在五月底。

“倘若我每到一地，不能把行踪告知，请不要责备我，”我最后写道。“有时我也会写信来，让米拉小姐知道我离她家乡还有多少路程。无论如何，必要时我会通知你们，我几时、甚至几分到达——假使可以这般精确的话。”

四月十三日，出发的前一天，我到警察局办公室去向一位熟识的中尉告别，并领取护照。他把护照交给我时，请我代他向我弟弟祝贺，他久闻我弟弟的大名，也听说他准备结婚。

“我还知道与令弟结亲的罗特利契家是拉兹城最负声誉的世家之一。”

“有人跟您谈过这件事？”我问。

“是的，就在昨天奥地利大使馆的晚会上。那时我恰恰在场。”

“您从谁那儿得到消息的？”

“从布达佩斯卫戍区的一位军官那儿。令弟在匈牙利首都曾与他有过交往，他对令弟推崇备至。令弟在那儿誉满全城。他在拉兹也跟在布达佩斯一样大受欢迎。您不会感到意外吧，亲爱的维达尔？”

“那么，这位军官对于罗特利契一家是不是也如此赞扬呢？”我加重了语气问道。

“当然罗，医生是位德高望重的学者。他的声誉在奥匈帝国是无可非议的，大家都很看重他的为人。总的来说，令弟的婚姻是美满的。听说，米拉·罗特利契小姐还是位绝

色美人哩！”

“亲爱的朋友，请莫见怪。我可以证实这一点，玛克觉得米拉小姐美丽极了，看得出他非常爱这个姑娘。”

“那就再好没有了。亲爱的维达尔，请向令弟转达我衷心的祝贺吧！他的幸福是无与伦比的，因而可能会招致一些人的嫉妒。不过……”对方欲言又止，沉吟了一下，“倘若我告诉您……我是不是有些冒昧……”

“冒昧？”我惊讶地问。

“令弟难道从来没有和您提起过，在他到拉兹之前几个月……”

“之前？”我重复了他的话。

“对，米拉·罗特利契小姐……总而言之，可能令弟还一无所知。”

“请您说清楚，好朋友，我实在捉摸不透，您是指什么而言。”

“好吧。据说——这也不足为怪——罗特利契小姐被许多人追求过，特别被一位特殊人物所爱慕，然而这也不是第一个追求者。至少我那位大使馆的军官朋友是这么说的，他在五个星期前还没离开布达佩斯。”

“这个情敌……？”

“他被罗特利契医生一口回绝了。”

“那就不必担心了。如果玛克真有情敌，他会在信中告诉我的。既然他只字未提，就说明无关紧要。”

“确实如此，亲爱的维达尔。不过，向罗特利契小姐求婚的事在拉兹城已引起不少风言风语，您还是事先了解一

下为好……”

“不错，既然并非无稽之谈，您能把这个消息告诉我，确实太好了。”

“对，消息是确凿无疑的。”

“幸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”我回答说，“这才是最主要的。”

我在告辞的时候又问道：

“老朋友，您那位军官有没有提起过这位失意的情敌姓甚名谁？”

“讲了。”

“他叫……？”

“威廉·斯托里茨。”

“威廉·斯托里茨？——化学家的儿子？或者直截了当地说，是那位炼丹术士奥多·斯托里茨的儿子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哎呀，这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！由于他的发明创造，他那科学家的名声已经远扬四海啦！”

“德国完全有理由为他感到骄傲，亲爱的维达尔。”

“他不是去世了吗？”

“不错，前几年去世的。不过，他的儿子活着。据告诉我的人说，这位威廉·斯托里茨甚至是个令人担心的角色。”

“令人担心？——朋友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也说不清楚……不过，大使馆的军官认为，这个威廉·斯托里茨非同寻常。”

“哎呀，”我高声地开着玩笑，“这倒有趣了，这位失意的情人是长着三头六臂，还是具有第六感官呢？”

“这一点，人家没有说明，”对方笑嘻嘻地回答。“不过，我认为人家对此人的评价仅仅是指精神方面，而不是指肉体方面的。要是我没有理解错的话，你们不妨对此人多加留神！”

“一定留神，亲爱的朋友，至少留神到米拉·罗特利契小姐成为玛克·维达尔夫人的那一天。”

说到这儿，我便不再打听其他事情。我诚挚地握了握警察中尉的手，回到家里，把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料理完毕。

二

四月十四日上午七时，我在驿站乘四轮马车离开了巴黎。十几天后，我便可以到达奥地利的首都了。

第一阶段的旅程倒也十分顺利，我没有遇到任何意外的事。一路上的景致都已熟为人知，不必一一加以描绘了。

斯特拉斯堡是我停歇的第一个大站。出城时，我俯身车外，看到蒙斯特大教堂的尖顶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。

我颠簸了好几夜。车轮压在石子路上发出辘辘的声响，嘈杂而又单调，较之寂静无声更能使人昏昏欲睡。我顺次经过了奥斯、巴特、卡尔斯吕赫和另外几个城市，接着又把符腾堡的斯图加特和乌尔姆、巴维埃尔的奥格斯堡和慕尼黑抛在后面。在接近奥地利边境时，我在萨尔茨堡作了较长的停留。终于，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六点三十五分，热汗淋淋的马匹驶进了维也纳头等旅馆的院子里。

我在这个城市只逗留了三十六个小时，其中还包括两个夜晚。我打算在归途中再仔细观光。

多瑙河既不穿越维也纳市区，也不紧傍市郊。我驱车赶了整整一里路，方才抵达岸边。那股勤的流水将把我一直送到拉兹城。

前一天，我已在驳船改建的“多罗德”号客轮上定了一个舱位。这艘船上什么人都有，我的意思是指各种类型的人一应俱全：德国人、奥地利人、匈牙利人、俄国人、英国人……旅客们都聚在后舱，因为前舱里满载着货物，早已无处插足了。

上船后，我首先要是在统舱里找一个过夜的地方。我想把箱子带进去，却无论如何办不到，无奈何只得将它放在船舱外的凳子旁边，打算就在这条凳子上安顿下来，一边照看我的东西，一边打发旅途中漫长的时光。

顺风顺水，驳船在这条秀丽的河流里，劈开滔滔浊浪，急驶直下。我从前听说这儿的河水是海蓝色的，现在看上去却是赭黄色的。我们一路上遇到很多船只，乘风破浪，满载着两岸一望无际的田野上的物产。我们也从宽阔的木筏旁边驶过，那些好似由整个森林组成的大木筏，形成了一座座漂浮的村庄。它们在出发的时候建造起来，到达目的地后又拆散，使人联想起亚马孙河上巴西人神奇的水上之家。再过去，岛屿相连，大大小小，星罗棋布，极大多数仅仅露出水面一点，只要水位稍稍上涨几寸，便会全部淹没。岛上杨柳成行，湿润的芳草地上点缀着丛丛鲜花，好一派苍翠欲滴的绝妙景色，实在令人心旷神怡。

有时，我们也驶过紧依河岸的水上村落。船头激起的滚滚波浪，仿佛使屋子在木桩上微微颤动。不止一次，我们从两岸之间的绳索底下穿过，差点儿挂住了桅杆。这是轮渡的牵索，是由两根高竿支撑住的，高竿顶上悬挂着国旗。

这天，菲夏梅南和里热尔斯普伦已从我们的视野里消

失；到了晚上，“多罗德”号停泊在马尔赫河口，这是摩拉瓦河流经马扎尔王国边境时从左边分出的支流。在那里，我们度过了四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之间的夜晚。第二天清晨，我们又起锚开船，河水把我们带向十六世纪时法国人和土耳其人厮杀的古战场。最后，我们相继在彼得罗纳尔、阿尔滕堡、海恩堡停靠之后，又穿过了匈牙利狭隘的大门；船闸一打开，“多罗德”号向着普雷斯堡码头靠岸了。

装卸货物需要二十四小时，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参观城市。这座城市值得一游，它好似矗立在海岬之上，在它脚下流过的，不象是宁静的河水，倒象是波涛滚滚的大海，海浪拍击着城堡的基石。目睹这一景色，着实令人感到惊异。在巍峨的码头上方，显现出一列整齐美观的古城轮廓。

我欣赏着金色圆顶的教堂、众多的匈牙利贵族府邸和宫殿。然后，我登上山丘，观赏了建在岩石上的别墅。这是一座大而无当的方形建筑物，四角置有炮楼，还是封建王朝的遗迹。极目远眺，富饶的葡萄园、多瑙河水滚滚流过的辽阔原野都尽收眼底。攀登到这么高，游客们是决不会后悔的。

四月三十日上午，“多罗德”号在普雷斯堡下游处进入普斯陶^①。在这个俄国人称为“斯捷帕”、美国人称为“萨瓦纳”的普斯陶内，一望无际的平原铺展在匈牙利整个中部地区。这是一片异常奇特的土地，莽莽苍苍的牧场上，饲养着成千上万的牛群，偶尔还有无数成群结队的马匹奔驰而过。

① 匈牙利语，即低洼的平原，或大草原。

蜿蜒的多瑙河从匈牙利国土上奔流而过。在奥地利境内它还只能算条小河，由于汇合了小喀尔巴阡山或施蒂里亚阿尔卑斯山的滔滔洪流，到了这儿，俨然已是浩渺大江了。

我在想象中溯流而上，直抵位于法国边境、和阿尔萨斯毗邻的巴特大公国，那里才是它遥远的发源地。多瑙河最早的河水，还是来自法国的雨雪呢！

晚上到达拉堡。驳船在码头上过夜，一直要停靠在第二天的夜晚。用上十二小时观光市容是足够的了。马扎尔人称这个城市叫“杰尔”，就其外形看来，更象一座要塞。

第二天，从拉堡下行几里，我在船上便可遥望到克劳摩纳城寨。它是十五世纪马提亚·高万^①创建的，即是起义者最后决一死战的故址。

驾长风破巨浪，漫游于多瑙河上，沿途欣赏着马扎尔国土的无限风光，人生还有比这更为愉快的乐趣吗！河道九曲十八弯，景色千变万化。浅滩半淹在水中，白鹤、水鹤在天空中展翅翱翔。这一带的普斯陶也愈加绚丽多姿，一忽儿芳草萋萋，一忽儿丘陵起伏。这里是匈牙利最好的葡萄产区，一片片葡萄长得枝繁叶茂，欣欣向荣。包括托考伊在内，葡萄树约在一百万株以上，产量仅次于法国，超过了意大利、西班牙。据说，收下来的葡萄几乎全部售销本地。我不隐瞒，在岸边的酒店里，也痛饮了几瓶葡萄酒，当然比起马扎尔人的海量来，那就不值一提啦。

^① 马提亚·高万(1440-1490)，于1458年继承匈牙利王位，能征惯战，并重视法治，曾创立布拉大学。